

中国需要更多协商民主实验？

2015-12-21 腾讯文化 71评

摘要 听证会与协商民意测验不同，听证会的目的是在与民众利益攸关的议题上允许民众申诉他们的意愿，发出他们的声音。参加听证会的人中有很多是自愿的，而在民意测验中，你是作为全体公众的样本之一被邀请来参加的。

腾讯文化 李大白 发自天津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希望能翻译成中文版本，中国需要更多的协商民主实验。”

12月5日，詹姆斯·S·费什金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倾听民意：协商民主与公众咨询》（中文版）新书发布会上说。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费什金对民主案例的记录和经验总结。

费什金是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他亲自设计“协商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从1994年起，费什金已经在22个国家进行了协商民主实践。其中，他与何包钢在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的“温岭实验”，“民主恳谈制度”、“参与式预算制度”，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温岭模式”现象。

费什金把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看作他在中国继续实验的契机，希望这个实验能够帮助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们生活在‘民主实验’的年代，政府需要保持中立。如果我们能够用科学手段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并给予他们充分全面的信息，普通人也能够做出理性客观的决定，人们的声音必须被听到。”费什金说。

在天津一家宾馆里，腾讯文化记者对詹姆斯·费什金教授进行独家专访，在他看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精英腐败化”日趋严重，随机抽取样本的协商民意测验能够保证公民的政治平等权。





詹姆斯·S·费什金，斯坦福大学Janet M.Peck国际传播首席教授，兼任传播学和政治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一、参与“协商”的应该是普通大众

腾讯文化：“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被翻译成“consultative democracy”，这与你在书中对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表述有所不同，你的协商民主实验与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有何区别？


费什金：是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被翻译为consultative democracy。我对于consultative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确定，政府总是有权力决定一个东西如何展现给民众。因此，政府认为他们一直在向民众“咨询”（consult），然而，我关注的是政府如何进行这种“咨询”，是否吸纳民众所思所论？是否以一种公民的方式对待他们并使其获取更多的信息并参加讨论，这就是自由。单纯从字面意义上讲，它们的含义是十分相近的。



[点击展开全文](#)

精选评论

 **孙帅** 5天前
央视问：你幸福吗？我只能回答：老子姓孙。

 **小强** 5天前
民主谁也挡不住，你要么开门让它进来；要么看着它破门而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开门让它进来的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命运都不错；破门而入的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下场都很惨

[下载腾讯新闻看评论\(71\)](#)



微信扫一扫
下载腾讯新闻客户端